

# 卖掉文章买音乐

○韩晓波 著

群言出版社

# 卖掉文章买音乐

## ——代序

当年郁达夫自称“卖文买书”，多有自谦之意，而我近十年来一直是卖掉文章买音乐，却毫不掺假。

十年前我就读的那所大学是个纯理工科学校，有一份定期出版的校刊，第四版照例是块文艺副刊。这副刊的日子远没有综合性大学那么好过，学生中间没有那么多文学青年，因此常常闹稿荒。于是，我写的一些有关音乐鉴赏方面的小稿子（现在看来简直幼稚得可笑）便很容易地变成了铅字，我则被称为“补白专业户”。

当这个“专业户”的唯一好处，是每月总有两三笔外快收入，每笔5至10元。这点钱成为一种完全由我支配的专项基金，我的想法是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，既然是写音乐挣来的钱，就还把它用在音乐上。我手中最早的一批原版录音磁带就是那时积攒下来的，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使用这“专款”，是在合肥市外文书店花10元钱买下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，实际上就是DG公司1963年那套现在已到处泛滥着的版本。买回来以后，整整十天，我每天晚上9点至11点，都戴上耳机听这盘“贝九”，那份激动的心情实在难以形容。我习惯上每月都到合肥市外文书店去转一圈，怀里揣着当月挣来的20来块

钱稿费。当时这家书店的音像部除了磁带以外也卖一部分密纹唱片，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有一套卡拉斯演唱的歌剧《托斯卡》摆在柜子的一角好几年，上面落着一层尘土。我知道密纹唱片的音响效果远比磁带要好，但只有眼热的份儿。别说自己没钱买下来，就算有钱买下来，也没有放音的设备。工作以后有一年，我到合肥出差，几乎是怀着一种“复仇”般的心理，专程跑到那家外文书店去“扫荡”。当时，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这样的城市，密纹唱片已很少见，在合肥却还有一些，正在以15元一张的价钱“处理”。可惜，那套《托斯卡》早就无影无踪了，我便把店里所剩的古典音乐密纹唱片“洗劫一空”。

取代了密纹唱片的激光唱片，是1989年到了北京以后才亲眼见过的。当时农展馆正在举行第二届国际音像制品展销会，阿巴多指挥的那套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很令人眼馋，但360元的价格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。新的学校也有校刊，我继续当我的“补白专业户”。补白挣来的几个小钱，除了买磁带，有时也用来听音乐会。当然是买最便宜的票，当时大约只有两三块钱。不过我总能坐到最好的位子上去，办法是开演前站在高价座位旁边的小夹道上盯着，开演的铃声一响，迅速坐到没有人的位子上去，很少被人揪起来，因为音乐会的规矩是迟到者要在外边等，等到一曲终了方可入场，入场后服务员在后排就近给找个座位就完。

毕业后先在天津某机关做一名小职员，闲来无事，重操补白旧业。不过这回是给《天津日报》和《今晚报》正儿八经的副刊写文章了，自然倍加小心，而且不遗余力。极为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几位非常好的编辑，他们和我素不相识，我只是用绝对生硬的方式将稿件寄到编辑部去，并做好了直接被扔进字纸

篓的思想准备。然而经过仔细加工，那些稿件见报了，并且，他们让我学会了怎样写文章。

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

1991年，一篇关于莫扎特的文章，使我开始拥有了收藏成套密纹唱片的经济实力。我用它的稿费买下了索尔蒂指挥的莫扎特歌剧《魔笛》。

1992年，一篇关于贝多芬的文章，使我开始拥有了收藏激光唱片的经济实力。我用它的稿费买下了米开朗杰利演奏的贝多芬最后一部钢琴奏鸣曲。

从那以后的五年，虽然激光唱片的的价格一直在上涨，但是稿酬标准也在上涨，我的发稿量也在上涨。我严格地恪守着写一篇文章买一张唱片的规则，买回来以后就认真仔细地听，用心灵去听，然后就动手写一篇与这张唱片有关的、或是由它激起灵感的音乐随笔。“卖掉”这新的音乐随笔，以便再去买更新的音乐。

于是，唱片架上的唱片缓慢地、但是十分有力地、不可逆转地增加着，增加着。这一买一卖的过程，还将继续下去。

应该感谢电脑这种神奇的玩意儿（我除了算是半个音乐发烧友以外，还应算是多半个电脑发烧友），它使我写的那些文章摆脱了纯粹消耗品的处境。如果说，几百款激光唱片是我这项“工程”的“主产品”，那么，令人也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它居然还有两个“副产品”：一个是前不久出版的《凝固乐章——经典激光唱片点评》，那是我为自己的唱片资料库所写的一系列短评，另一个，就是现在这本《卖掉文章买音乐》。

韩晓波

一九九七年夏 于天津

# 目 录

卖掉文章买音乐	
——代序 .....	( 1 )
感觉以色列 .....	( 1 )
民工之笛 .....	( 5 )
在现实世界做平民 在精神世界做贵族	
——写在勃拉姆斯逝世100周年之际 .....	( 8 )
感激《猎人合唱》 .....	( 12 )
“ 嗦哆咪嗦啦咪 ”	
——关于《回忆》的回忆 .....	( 15 )
“ 老百代 ” 与黑白照片 .....	( 18 )
( 莎士比亚 + 贝多芬 ) / 2 = 瓦格纳 .....	( 25 )
魂牵拜罗伊特 .....	( 30 )
给瓦格纳拍MTV .....	( 34 )
“ 恐龙 ” 大冒险	
——关于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全套录音 .....	( 40 )
与“ 发烧友 ” 讲和 .....	( 48 )

关于经典和极品	
——兼论乐迷与“烧友” .....	( 50 )
阴阳五行十二律	
——关于巴赫《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》 .....	( 52 )
鬼才与最伟大的催眠曲	
——古尔德与《哥德堡变奏曲》 .....	( 55 )
抓阄请来个贝多芬 .....	( 58 )
红卡、白卡和金卡	
——浅谈卡拉扬三录贝多芬交响曲 .....	( 63 )
深入浅出贝多芬	
——听肯普夫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 .....	( 66 )
十年磨两剑	
——肯普夫的两套贝多芬钢琴协奏曲 .....	( 69 )
高贵、高雅和高尚	
——关于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 .....	( 72 )
诠释英雄主义	
——富尔特文格勒与“英雄”交响曲 .....	( 76 )
摘取“命运”桂冠	
——“隐士”克莱伯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.....	( 79 )
精神伊甸园	
——瓦尔特与贝多芬“田园”交响曲 .....	( 83 )
音乐家中的哈姆雷特	
——富尔特文格勒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.....	( 86 )
“魔鬼”的“欢乐颂”	
——索尔蒂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.....	( 89 )

## 新表象

——贾迪纳与古乐器版贝多芬交响曲 ..... ( 93 )

## 世界音乐忙复古

——关于“本真演奏” ..... ( 96 )

## 听鲁宾斯坦讲故事

——关于肖邦的夜曲 ..... ( 99 )

## 为“灵魂飘流记”作注

——听鲁宾斯坦弹肖邦的玛祖卡 ..... ( 103 )

## 金戈铁马，跃然“指”上

——听鲁宾斯坦弹肖邦的波罗乃兹 ..... ( 106 )

## 求道派首领

——闲谈米开朗杰利 ..... ( 109 )

## 虚怀若谷成大器

——听波里尼弹肖邦 ..... ( 113 )

## “无流派”之派

——再谈波里尼演奏的肖邦 ..... ( 116 )

## 克莱斯勒“文物”

——听克莱斯勒的老唱片 ..... ( 121 )

## 神化的唱片神化的人

——我听海菲茨 ..... ( 123 )

## 格鲁米欧不可学

——关于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 ..... ( 127 )

## 哈利路亚

——关于《弥赛亚》 ..... ( 130 )

## “外星人”的世界纪录

——穆拉文斯基与柴科夫斯基交响曲 ..... ( 134 )

狼·彼得·喜剧明星	
——《彼得与狼》和我的儿子.....	( 137 )
天使的尘世之歌	
——费丽尔和《大地之歌》.....	( 140 )
星球和太阳在运行	
——索尔蒂与马勒“千人”交响曲.....	( 143 )
拯救歌剧的歌剧	
——关于格鲁克的《奥菲欧与尤丽狄茜》.....	( 149 )
梦游女皇	
——卡拉斯与《梦游女》及唱功戏.....	( 151 )
造就一位女王	
——卡拉斯与赛拉芬.....	( 153 )
为艺术，为爱情	
——卡拉斯与《托斯卡》.....	( 156 )
辉煌斯卡拉	
——关于阿巴多指挥的威尔第合唱曲.....	( 159 )
卡门最火	
——阿巴多与《卡门》.....	( 162 )
为“阿伊达”辩理	
——谈阿巴多指挥的《阿伊达》.....	( 165 )
问鼎十二音体系	
——从《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》谈起.....	( 169 )
艰涩的“春秋笔”	
——试听兴德米特的《画家马蒂斯》.....	( 172 )
前卫音乐家的寿礼	
——布烈兹及现代作品专辑.....	( 175 )

迷人卡拉扬	
——卡拉扬指挥风格漫议.....	( 178 )
女杰“炼钢”	
——听阿格里希弹琴.....	( 181 )
短命天才绝唱	
——品味李帕蒂.....	( 185 )
查拉图斯特拉这样说	
——莱纳指挥《如是说》.....	( 188 )
总体大于部分之和	
——“美艺”的妙谛.....	( 191 )
美国人怎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	
——摩门教礼拜堂合唱团的一张精彩专辑.....	( 194 )
出版后记.....	( 199 )

# 感觉以色列

500元一张门票，1万多观众，11次谢幕，这就是中国人给以色列爱乐乐团的礼遇。

人民大会堂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厅能够容纳的人都要多，因为这本不是听音乐的场所。但所有到北京来的世界第一流交响乐团，只能在这儿演出，因为中国太大，想听音乐的人太多。

于是很多人只好坐在根本无法看清演出者的地方，真正地“听”这场音乐会。也有不满足于“听”的，他手里托着袖珍彩电，把音量关到最小，眼睛看着电视转播，耳朵却听着现场实况。此为11月23日北京一景。

必须感谢近年来的“发烧”运动，否则广大的音乐听众也许不会相信在那个弹丸小国以色列，竟有这么个与柏林爱乐乐团平起平坐的演奏团体。是“发烧”运动，让人们注意到音像商店的货架上摆着那么多以色列爱乐乐团的唱片，有那么多指挥家、演奏家跟他们合作。拿回家一听，正应了一句老话，“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”，“以色列”并不逊于“费城音响”、“芝加哥之声”，且有自己的特色。譬如它的弦乐组音色，称为世界第一并不过份。

也许犹太人天生是拉提琴的料子，不然为什么世界上当代的小提琴大家，小小的犹太民族占了将近半数？胡贝尔曼、津巴利斯特、埃尔曼、西盖蒂、海菲茨、加拉米安、米尔斯坦、梅纽因、斯特恩、帕尔曼、朱克曼……仅是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，就足以保证以色列的弦乐树大根深、底蕴十足，非旁人可比。

500元的票价不是被“黄牛”炒上去的，而是明码实价。个中原因还有一层，就是刚才那串名字中的倒数第二位，帕尔曼先生，也把他的轮椅摇到中国来了。早年，此人叫“小提琴王子”，现在号称世界第一把小提琴。音乐评论界给他的评语是“一提起帕尔曼，就意味着誉满天下和众望所归”。当他拉完柴科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最后一弓，照例弯下腰去拾起他的双拐，并且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身来的时候，这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便无可置疑地成为众望所归。他拄着拐杖一次次步履维艰地谢幕时，有人感动之余，很自然地要问：为什么不让他坐个轮椅呢？这要从他的肩膀说起。有文章说：帕尔曼在演奏极强力度的高音时，肩膀上所“扛”着重力，可达到40多公斤！这样的重量，很可能使坐着的轮椅挪动位置。猝不及防地一挪，就会影响演奏的音准，所以帕尔曼正式演出从不坐轮椅，而是坐一把极沉极稳的硬木大椅子。音乐爱好者们知道这个真相以后，对这位“小提琴王子”，大概不仅仅是佩服他的技巧了，还要添上一份对伟大人格力量的崇敬。

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女士，是个非常细心而且极为敏锐的人，那天她也去听音乐会，回来就给我写了一篇题为《不用搀扶》的杂文（她正在以报纸特约专栏作家的身份，在我所负责的版面上开着一个也叫“一丹话题”的专栏）。那篇文章她写得好极了，她数着帕尔曼谢幕时一共是四次架

着双拐企图站起来，前三次都失败了，但他不用搀扶，最终还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，在感叹大师了不起的人格力量之后，她想到了生活中那么多的“扶”：扶持、扶助、扶贫，等等，想到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学学帕尔曼那种“不用搀扶”的精神。

帕尔曼，一个残疾人，同时是世界第一小提琴手。满大街上都有他的唱片，都有他豁达的笑。这笑，是犹太人的一面旗帜。以色列爱乐乐团出访，经常带着这面旗帜，旗手则是一个印度人，叫祖宾·梅塔，乐团的指挥棒，自1968年起一直攥在他的手中。此人是阿巴多的师弟，成名却比师兄略早一些，玩过纽约、洛杉矶、蒙特利尔的大交响乐团，现在专心玩以色列。他和小泽征尔一样，是亚洲人或者说东方人的旗帜。他与斯特恩、帕尔曼、朱克曼、巴伦博依姆这班犹太人的关系出奇地好。犹太人和印度人（还有我们中国人）相仿，都是曾经辉煌过，也被人欺压过的民族，所以心灵相通。

但是，不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，现在似乎都应该向那个弹丸小国的兄弟民族学很多东西。我们不仅是没有一支以色列爱乐乐团这样的乐队，没有那么多的音乐家，我们更没有那么多的科学家，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本家。中国有12亿人，印度有8亿多人，要是算一下人均值，就显得更加“那个”了。

《圣经·旧约》比“新约”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，因为都是故事，是犹太人的历史故事。大卫和所罗门掌权时，是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。大卫以抛石机出奇制胜时还是个孩子，足见其聪颖，而所罗门更是有名的聪明人。犹太人聪明的根儿在哪儿，这当然是很虚的东西。

但是他们又有极实的东西。以色列是一片大沙漠，自然条

件没法提。谁能想到，现在的以色列人能在那里创造农业奇迹。他们发明的灌溉方法是让水从地下直接滋润作物的根部，从而避免水份蒸发。干旱的土地，偏偏种出的都是鲜活水灵的玩意——蔬菜、水果和花卉，以色列人用它们换来谷物，每年还净赚外汇十几亿美元。这令人想起当年那个“万里千担一亩田，青石板上创高产”的沙石峪。可惜，我们中国人只拥有这样一个生产队，而犹太人则拥有这样一个国家。

音乐和种地，似乎离得很远。但是，一支交响乐团，凭借一场音乐会，就让听者感觉到了整个以色列，感觉到了犹太民族，感觉到了一种奇特的精神，不能不说他们取得了圆满成功。

# 民工之笛

我家门前原是一大片老式平房住宅区，去年拆迁，变成了一百多亩的大平地。与此同时，好几支民工队伍开了进来，他们在这里挖下几个大坑，于是汽锤打桩的声音昼夜不停。

工地边上，用苇席搭起一大溜工棚，从席棚的缝隙中，我可以看见里边是两排用砖头和木板架成的大通铺，铺着稻草帘子和破旧的被褥。春天的风沙，夏天的蚊虫，都从这四壁漏风的席棚缝隙中往里猛钻，只有眼前这短暂的秋天似乎好过一点儿，至于马上到来的寒冬又将如何，我不知道。

然而，从那暑热难捱的日子起，直到现在，每个晚上，我都可以从那工棚方向听到一支竹笛的鸣响。笛声随着潮湿的夜风，飘进每个敞开的窗户，住在附近的人们便逐渐习惯了那有时欢快、有时忧伤的声音。那笛子吹得说不上有多好，显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，但听得出来，他吹得极其认真、极其投入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笛声一天也没中断过。

每个城里人大概都知道民工白天的工作有多么繁重，否则城里人自己就把这些活儿都包下来了，不会把挣钱的机会剩给乡下人。于是我猜想那个天天吹笛子的民工一定是个精力特别旺盛的小伙子，在与钢筋混凝土玩了一天命之后，收工

的铃声一响，他拖起疲惫的身子，狼吞虎咽般吃下属于他的那份晚饭，遂又恢复了乐观和活力，便运足气力，吹响他那支从家乡带来的笛子。他从不跟着同伴去看电影或武打录像，也许他没有钱，也许有钱但准备带回去娶心爱的姑娘做媳妇，所以我们无一日听不到他的笛声。

忘了是哪位作家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是在战争时期，某国某城的人民都在蹲防空洞。作家到防空洞里采访，发现在那终日缺少阳光和水分的去处，每一家的防空洞口竟然都养着一盆鲜花！作家说：“我感觉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，那种东西叫做信心。”

还有比这更厉害的东西，不知道该叫做什么。那是在列宁格勒被纳粹军队久困长围900天的日子里，在那个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冻饿而死的地方，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了他的第七交响曲。当它首演的实况经广播传扬出去，被围城的德军听到以后，一名德军军官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：“面对着拥有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民族，我们要想打败它，根本没有希望。”

工棚里的笛声，防空洞的鲜花，被围孤城中的交响曲，里边竟都有这种东西！

回想起来，这种奇特的东西在我的生活里其实也存在过，只是有点久违了的意思。那是在大约十年前，我刚刚考上大学的时候，上火车之前，妈妈给我200元，说：“这是咱家全部的积蓄，算你这个学期的生活费，用光了再来信要吧，到时候也许会有。”一到学校，我把这200元存进校园里的小储蓄所，立了个活期存折，每到买饭票时取10元出来。每次只取10元，可以有效地节省开支。就这样，我没给家里写过要钱的信。四个半月的学期结束，假期回家时，那个小存折上居然还有40

元！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就是在那段艰苦的生活中，我染上了一种日后最让我破财的嗜好——听音乐，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“发烧”。那时，我们一共四个人，每人每星期想办法从什么地方翻录一盘磁带。这样每逢周末，我们就能凑到一台“半头砖”录音机前，听四个小时的音乐。那时候主要听的都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作品，莫扎特使我们知道了天堂是什么样子，而贝多芬使我们知道了怎样攀登到天堂里去。

如今，面对着满橱的激光唱片，听着“发烧级”的AV音响，却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的那种感觉了。只有在听到民工的笛声之后，我才突然地找回了那种感觉！那种感觉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，激动之余，是对那个吹笛子的小民工油然而生的一种敬佩！于是，每次从他们的工地前经过，我都禁不住按我的想象，在那些拚命劳作着的民工当中猜测寻找着那个笛子手。找啊找，终于无法找到，只看见那宏伟的大厦，在他们的汗水中一天一天地、缓慢而不可抗拒地向上长、向上长……

# 在现实世界做平民 在精神世界做贵族

## ——写在勃拉姆斯逝世100周年之际

1997年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逝世100周年，他那些严谨沉雄的作品将是这一年全球音乐界的重头戏，因此今年被称为“勃拉姆斯年”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觉得，在西方音乐家之中，要数勃拉姆斯的精神气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最为接近。以我个人来说，勃拉姆斯在我所崇拜的作曲家（巴赫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瓦格纳）之中是最感亲切的一位；同时，在我感到亲切的作曲家（德沃夏克、威尔第，也许还有格里格）之中又是最受崇拜的一位。对此我归结为：可能自己的天性接近勃拉姆斯。

崇拜与亲切，最初都是从听他们的音乐的感受而来，没有考虑过音乐以外的原因。感觉到这种微妙之后，便不得不考虑，于是发现那竟是很有意思的事。

我最崇拜的作曲家有五位，勃拉姆斯特殊在哪里呢？

老巴赫那种浸透了路德宗基督新教精神的虔诚，那份宠辱不惊，那份“人不知而不愠”，得需要多么深的涵养啊！我相信普通人极难拥有。莫扎特则像神不像人，他的音乐似乎主要是来自天赐的直觉，我常觉得自己有点像电影《莫扎特》里塑造的那个妒火中烧的宫廷乐师，只能埋怨上帝“只给我欣赏莫